

沈从文的创作与湘西游侠精神

[中] 陈夫龙* · [中] 李 欧**

沈从文来自湘西凤凰，行伍世家赋予他一种雄健尚武的血性和从军的人生历练。他从边城出发沿沅水过洞庭走长江跻身于现代都市寻求美好的梦想，在漂泊动荡的人生江湖中，看到了更多社会的常与变、民族的新与旧、人生的生与死、人性的善与恶。在屡屡受挫的人生际遇面前，深受湘西游侠精神浸润的沈从文凭着坚忍顽强的毅力和笔耕不辍的勤奋，动用丰厚的湘西生活积累和现代都市的生命体验，由一介寒士步入中国现代文坛，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湘西的大山所赋予他的那种“潜在的力量一旦爆发，往往有一种不可抑止的原始野性”。^[1]这种原始野性来自于湘西游侠精神，“湘西原本多侠气”，^[2]中国侠文化精神在湘西地方衍变为游侠精神，湘西人“精神上多因游侠者的遗风，勇鸷慍悍，好客喜弄，如太史公传记中人”。^[3]走出湘西的沈从文，来到都市寻求人生梦想，获得了观照社会、历史、人生、人性的现代意识。当他以乡下人的人性道德标尺来衡量都市人生时，经受了现代文明洗礼的大都市给他带来的是深深的失望，他为现代世界中游侠精神的失落而深感遗憾。他对湘西的乡下生活情有独钟，特别对湘西人那种未受封建正统伦理所规范或束缚的人性、未受现代工业文明所污染的生命价值更加偏爱。面对都市人生的病态孱弱，面对都市人性的萎靡堕落，沈从文自然会将审美视角投向湘西纯朴强悍的民风，投向雄强勇武、诚信守诺、行侠仗义的湘西游侠精神，希望能从中汲取人格建构和文化建构以及实现社会与国家重造的精神资源。在从边城到世界的人生旅途上，沈从文成为湘西游侠精神的歌者。

*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chfl00001@yahoo.com.cn

**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ouyangjiu2003@hotmail.com

沈从文对湘西游侠精神极为推崇，他敬佩那些剽悍勇武、行侠仗义甚至带有原始野性的游侠者和任侠之士。在《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散文集及一些小说创作中，都有对湘西游侠精神的生动描述和热情歌赞。

沈从文笔下的凤凰人大都勇武好斗，即使打架杀人，也严格遵守武德，不搞暗算，不随便乱来，在他们看来，尚武是一种美德，一种修养，而不是乱来一气的匹夫之勇：

至于我那地方的大人，用单刀扁担在大街上决斗本不算回事。事情发生时，那些有小孩在街上玩的母亲，只不过说：“小杂种，站远一点，不要太近！”嘱咐小孩子稍稍站开点罢了。本地军人互相砍杀虽不出奇，但行刺暗算却不作兴。这类善于殴斗的人物，有军营中人，有哥老会中老么，有好打不平的闲汉，在当地另成一帮，豁达大度，谦卑接物，为友报仇，爱义好施，且多非常孝顺。¹⁾

游侠者行径在当地也另成一种风格，与国内近代化的青红帮稍稍不同。重在为友报仇，扶弱锄强，挥金如土，有诺必践。尊重读书人，敬事同乡长老。换言之，就是还能保存一点古风。”²⁾

这种好打不平、尚武重义、扶弱锄强、有诺必践的游侠精神，在沈从文的文本世界中生长着、张扬着。在《从文自传·船上》中，沈从文就塑造了一个曾姓朋友的侠义形象。这位曾姓朋友叫曾芹轩，读书不多，办事却十分在行，有军人风味的勇敢，爽直，正如一般镇算人的通性。有一年正月一日，作者与曾姓朋友等一行三人从辰州城市街一个屠户铺子经过，该屠户如《水浒》上的镇关西，谁也不敢惹。屠户在新年时节仗势欺人，从自家楼口小门里抛爆竹欺侮行人，曾姓朋友路见不平，挺身而出，假借拜年拳打镇关西，着实教训了屠

1) 沈从文. 从文自传·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M]//沈从文散文选. 凌宇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第19页.

2) 沈从文. 湘西·凤凰[M]//沈从文散文选. 凌宇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第281—282页

户一顿。打后说：“狗彘的，把爆竹从我头上丢来，你认错了人。老子打了你，有什么话说，到中南门河边送军服船上来找我，我名曾祖宗。”一面说，一面便取出一个名片向门里抛去，拉着同行两人的膀子，哈哈大笑，扬长而去。敢作敢为，顶天立地，颇有大丈夫气度，传承了当年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武松血溅鸳鸯楼之遗风。³⁾《从文自传·一个大王》中的侠义弃目刘云亭，他原来是一个土匪，一个大王，曾用两只枪毙过两百个左右的敌人，曾有过十七位押寨夫人，是一个真真实实的男子。有人述说谁赌扑克被谁欺骗把荷包掏光了，他当时一句话也不说，一会儿走到那边去，替被欺骗的把钱要回来，将钱一下攒到身边，一句话不说就又走开了。在他当土匪以前，本是一个良民，为人怕事又怕官，被外来军人把他当作一个土匪胡乱枪决过一次，到时他居然逃脱了，后来且居然作了大王。沈从文称从他那里学习了一课古怪的学程，“从他口上知道烧房子，杀人……种种犯罪的记录，且从他那种爽直说明中了解那些行为背后所隐伏的生命意识。我从他那儿明白所谓罪恶，且知道这些罪恶如何为社会所不容，却也如何培养着这个坚实强悍的灵魂”。他被司令官救过一次命，于是不再做大王，而做了司令官的一个亲信，如奴仆一样忠实。由于一些变故，他被司令官下令处决，之前他说：“司令官你真做梦，别人花六千块钱运动我刺你，我还不干！”知恩图报，不做负心人，有侠者风范。⁴⁾

沈从文认为：“慷慨好义，负气任侠，楚人中这类古典的热诚，若从当地（指沅陵——引者注）人寻觅无着时，还可从这两个地方（指麻阳县和凤凰县——引者注）的男子中发现。”这说明游侠精神传统在湘西一些县城的下层社会中普遍存在。在那山城（指沅陵——引者注）中用石板铺成的一道长街上，往往有那么一个平常人会引起外来人的好奇心。这个人矮小、瘦弱，耳不聪，眼不明，走路时忽忽忙忙，说话时结结巴巴。这个样子古怪，神气也古怪的平常人就是沅陵县顶可爱的人——大先生，“说不定他那时正在大街头为人排难解纷，说不定他的行为正需要旁人排难解纷”！走进大先生，将会接触一点很新奇

3) 参见沈从文. 沈从文散文选[M]. 凌宇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第83—86页

4) 参见沈从文. 沈从文散文选[M]. 凌宇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第93—104, 237—238页.

的东西，“一种混合古典热诚与近代理性在一个特殊环境特殊生活里培养成的心灵”，那就是急公好义的侠者风范，负气任侠的古道热肠。大先生的视觉和听觉都毁坏了，但心和脑却非常健全。“他需要的不是同情，因为他成天在同情他人，为他人设想帮忙尽义务，来不及接受他人的同情。他需要人信托，因为他那种古典的作人的态度，值得信托。同时他的性情充满了一种天真的爱好，他需要信托，为的是他值得信托”。在大先生的身上，充分体现了湘西游侠精神。所以作者建议“到沅陵去的人，应当认识认识这位大先生”。⁵⁾

《湘西·凤凰》中的凤凰人田三怒，是湘西“最后一个游侠者”，他“二十年闻名于川黔鄂湘各边区”，是一个典型的游侠精神的体现者。“年纪不到十岁，看木偶戏时，就携一血棒木短棒，在戏场中向屯垦军子弟不端重的横蛮的挑衅，或把人痛殴一顿，或反而被人打得头破血流，不以为意”。“十五岁就为友报仇，走七百里路到常德府去杀一木客镖手，因听人说这个镖手在沅州有意调戏一个妇人，曾用手触过妇人的乳部，这少年就把镖手的双手砍下，带到沅州去送给那朋友”。有一个张姓男子，曾出门远走云贵二十年，回乡后与人谈天，问在当地近来谁有名，人答田三怒，张姓汉子对这个正街卖粉的田家小儿子不免露出轻视的神气。这轻蔑的神情为田三怒得知，当夜就有人去叫张家的门，叫张姓汉子第二天天亮以前离开此地，否则后果自负。张姓汉子不以为意，后天大清早，他果然横尸于一个桥头之上。还有一个姓王的酒后忘形，当街大骂田三怒不是东西，要与田三怒比试比试，被田三怒听到。有人把此事告诉给姓王的母亲，老妇人十分害怕，去请求田三怒放过自己这个独子。田三怒叫她放心，他不会惩罚她的儿子。事后果然不再追究，还送了老妇人一笔钱，要她的那个儿子开个面馆。可见，田三怒从小就嫉恶如仇、行侠仗义、爱憎分明，对挑衅者能够视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充分表现了一个真正游侠的侠义气度。后来，游侠田三怒被暗枪打中，他伏在水边石头上，死前愤怒地教训城头上放冷枪的懦夫：“狗杂种，你做的事丢了镇算人的丑。在暗中射冷箭，不象个男子。

5) 参见沈从文. 沈从文散文选[M]. 凌宇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第93—104, 237—238页.

你怎不下来？”最后，田三怒知道自己不济事了，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完结了当地最后一个游侠者”。“湘西最后一个游侠者”田三怒虽然死了，但游侠精神却在一些湘西人的身上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当年田三怒得力助手之一，到如今还好好存在，为人依然豪侠好客，待友以义，在苗民中称领袖，这人就是去年使湘西发生问题，迫何键去职，使湖南政治得一转机的龙云飞”。他年轻的时候，“在街头与人决斗，杀人后下河边去洗手时，从从容容如毫不在意”，也是一派游侠者风范。更重要的是，“这种游侠者精神既浸透了三厅子弟的脑子，所以在本地读书人观念上也发生影响”。军人政治家陈渠珍，“就大有游侠者风度”；少壮军官如顾家齐、戴季韬等，“精神上多因游侠者的遗风，勇鸷强悍，好客喜弄，如太史公传记中人”；诗人田星六的诗中“充满游侠者霸气”。沈从文十分重视游侠精神的弘扬和现代承传，认为“游侠者精神的浸润，产生过去，且将形成未来”。⁶⁾

在《湘行散记·虎雏再遇记》中，沈从文叙述道，他在上海时，想用最文明的方法试着来教育造就一个只有十四岁小豹子一般名叫祖送的乡下孩子，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知识界的伟人。但事与愿违，“那理想中的伟人，在上海滩生事打坏了一个人，从此便失踪了”。作者知道“一切水得归到海里，小豹子也只宜于深山大泽方能发展他的生命”。当作者湘行到达辰州地方后，第一个见到的就是那个小豹子，“眉眼还是那么有精神，有野性”，近四年来跟随作者的上校弟弟沈岳荃驻防水浦，在特务连服役。这样一个只有十八岁的小豹子，就已经亲手放翻了六个敌人。小豹子在陪送作者乘船同行途中，受到一个无理取闹军人的折辱。等船停上岸买菜时，小豹子在一个客店里找到了那个蛮横的军人，把那个军人的嘴巴打歪了，并且差一点儿把那军人的脖子也弄断了。⁷⁾

与散文《虎雏再遇记》中的小豹子形象形成互文性参照的是小说《虎雏》中的主人公，沈从文在小说《虎雏》中描写了一个外貌清秀、举止羞怯的小勤

6) 沈从文. 湘西·凤凰[M]//沈从文散文选. 凌宇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第282—285页

7) 参见沈从文. 湘行散记·虎雏再遇记[M]//沈从文散文选. 凌宇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第191—198页.

务兵，但为了复仇，竟然会拔枪拼命，“勇敢如小狮子”。因此作者称他为“一个野蛮的灵魂，装在一个美丽盒子里”。⁸⁾散文和小说的题目都冠以“虎雏”，确有象征意义，在虎雏般的人物身上流淌的是湘西游侠精神传统的血液。不论是报复恶人还是拼命复仇，在那躁动不安的灵魂里，在那野蛮而强悍、卑微却真挚的行动里，跃动着的是不屈不挠、勇于斗争、拼死捍卫生命尊严的侠文化精神的光辉。

在小说《边城》中，沈从文对湘西人原始纯朴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进行了讴歌与礼赞，湘西的民风淳朴敦厚、雄强勇武，湘西人诚实、勇敢、热情、仗义。对于湘西人，沈从文评价道：“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绅士还更可信任。”⁹⁾小说中的人物，无论顺顺、老船夫、杨马兵等老一代湘西人，还是翠翠、天保、傩送等年轻一代湘西儿女，他们大都诚实守信、热情大度、勇敢仗义，有古游侠遗风。掌水码头的龙头大哥顺顺，为人以诚相待、正直和平，处世公正无私、慷慨仗义。他喜欢结交朋友，慷慨而能济人之急，凡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的退伍兵士、游学文墨人，到了茶峒这个湘西边城，只要向他求助，他总是尽力帮助。原先掌水码头的执事人死后，顺顺由于德高望重而被推为船总。他对自己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严格要求、严格训练，教育他们学得做人的勇气与义气。父子三人诚实勇敢、豪侠仗义、与人为善，在茶峒一带远近闻名，受到人们的尊敬。虽然后来顺顺的两个儿子因为同时爱上翠翠而难以排遣内心的矛盾和痛苦，落得一个不幸遇难身亡，一个下桃源离家出走，但顺顺并没有失去一个长者应有的宽厚仁慈，也没有失去一个侠者应有的侠义情怀。在翠翠的外祖父老船夫死后，顺顺亲自过问并帮助她料理后事，关心她的生活。杨马兵为人热情、仗义，在老船夫死后，他亲自照顾翠翠的生活，尽着自己的道义责任。老船夫勤劳善良，胸怀坦荡，虽然出身贫微，却有着高贵的生命尊严。翠翠痴情仗义、坚贞不渝，不管傩送是否能够回来，她仍然默默守在渡口等候期盼着

8) 沈从文. 沈从文文集(第四卷)[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84, 第175页.

9) 沈从文. 边城[M]//沈从文小说选(第二集). 凌宇编.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第215页.

他的到来。天保、傩送兄弟俩善良、勇敢、仗义，成人之美，洁身自好，追求自由平等的生活，不受外在荣华富贵的诱惑。总之，在这些纯朴善良的湘西人身上，无不闪耀着湘西游侠精神的光辉，充分体现了侠文化在这人类文明的边缘一隅所焕发出的精神魅力和深远影响。

在抗战开始时，沈从文对参加抗日战争的湘西士兵的英勇善战，也表示出极大的敬意，并且感慨万千：“这才像个湖南人！才像个镇算人！”他以家乡人的悲壮和正气作为自己的骄傲。¹⁰⁾在沈从文的眼里，湘西人的性情，在本质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畏强暴、行侠仗义、急人之难，显示出英雄本色。他赞美湘西人的侠气，鼓励同乡投入抗战，源于他对湘西游侠精神有着清醒的理性认识：“个人的浪漫情绪与历史的宗教情绪结合为一，便成游侠者精神，领导得人，就可成为卫国守土的模范军人。”¹¹⁾在世俗眼光看来，湘西人的侠气充满了野蛮蒙昧甚至血腥气息，但沈从文更注重游侠精神对于当时国民人格和民族文化重建的价值意义。因此，他强调游侠的原始本色，即侠义、勇武、诚信、谦逊、豪迈。他在《湘西·凤凰》中写道：

重在为友报仇，扶弱锄强，挥金如土，有诺必践。尊重读书人，敬事同乡长者。换言之，就是还能保存一点古风。有些人虽能在川黔湘鄂数省边境号召数千人集会，在本乡却谦虚纯良，犹如一乡巴佬。有兵役的且依然按时入衙署当值，听候差遣作小事情，凡事照常。赌博时用小铜钱三枚跌地，名为“板三”，看反覆、数目，决定胜负，一反手间即输黄牛一头，银元一百两百，输后不以为意，扬长而去，从无翻悔放赖情事。决斗时两人用分量相等武器，一人对付一人，虽亲兄弟只能袖手旁观，不许帮忙。仇敌受伤倒下后，即不继续填刀，否则就被人笑话，失去英雄本色，虽胜不武。犯条款时自己处罚自己，割手截脚，脸不变色，口不出声。总之，游侠观念纯是古典的，行为是与太史公所述相去不远的。¹²⁾

10) 李辉. 湘西原本多侠气——沈从文的《记胡也频》与《记丁玲》[J]. 读书, 1990, (10) .

11) 沈从文. 湘西·凤凰[M]//沈从文散文选. 凌宇编.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第273、281—282页

12) 沈从文. 湘西·凤凰[M]//沈从文散文选. 凌宇编.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第273、281—282页

在对湘西游侠精神进行歌赞的同时，沈从文对于湘西的落后及其原因也有着充分的认识，他认为，湘西的落后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¹³⁾他指出：“负气与自弃本来是两件事，前者出于山民的强悍本性，后者出于缺少知识养成的习惯；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不仅仅对一切进步的理想加以拒绝，便是一切进步的事实，也不大放在眼里。”¹⁴⁾就是这种顽固的拒他性造成了湘西的贫穷落后面貌以及外地人对湘西的误解：“负气与自弃使湘西地方被称为苗蛮匪区，湘西人被称为苗蛮土匪，这是湘西人全体的羞辱。每个湘西人都有涤除这羞辱的义务。天时地利待湘西人并不薄，湘西人所宜努力的，是肯虚心认识人事上的弱点，并有勇气和决心改善这些弱点。第一是自尊心的培养，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即以游侠者精神而论，若缺少自尊心，便不会成为一个站得住的大脚色。何况年轻人将来对地方对历史的责任远比个人得失荣辱为重要。”¹⁵⁾这是沈从文以现代意识对湘西所作的理性观照，由此也彰显出游侠精神对于振兴湘西的价值意义。“日月交替，因之产生历史。民族兴衰，事在人为”，¹⁶⁾沈从文相信自己的创作对湘西的振兴和民族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也是他的文本世界歌赞与张扬湘西游侠精神的根本出发点。

二

沈从文对侠文化的承传和张扬，始终立足于他所理解的湘西游侠精神。在他看来，湘西游侠精神的形成与存在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屯丁子弟兵制度

13) 沈从文. 湘西·题记[M]//沈从文散文选. 凌宇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第214、214页

14) 沈从文. 湘西·题记[M]//沈从文散文选. 凌宇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第214、214页

15) 沈从文. 湘西·题记[M]//沈从文散文选. 凌宇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第215、215、272、273、282页.

16) 沈从文. 湘西·题记[M]//沈从文散文选. 凌宇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第215、215、272、273、282页.

尚存不废，“三楚子弟的游侠气概，这个地方（指凤凰——引者注）因屯丁子弟兵制度，所以保留得特别多”；¹⁷⁾二是，“个人的浪漫情绪与历史的宗教情绪结合为一”。¹⁸⁾沈从文认为，湘西游侠精神“纯是古典的，行为是与太史公所述相去不远的”。¹⁹⁾可见，他推崇的是原始的游侠精神。“个人的浪漫情绪”和“历史的宗教情绪”是原始游侠精神的两大精神支柱与核心质素。沈从文在深刻洞察了都市人生病态本质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将游侠精神作为湘西纯朴强悍民风的有机组成部分，以此为参照物来审视都市人生。在作者的理性思维和审美视野中，都市社会之所以出现病态人生人性，正因为其丧失了湘西人生人性中的一些重要的精神品质，如淳朴忠厚、坦荡侠义、纯洁互助的人性美人情美。在城乡对峙的整体文学格局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对湘西乡下人优美健康的生命形式和雄强勇武、自由自在的人格类型进行了讴歌礼赞，而对城市人的萎靡病弱的生命形式和冷酷自私的人格类型给以讽刺批判。在这种城乡对比中，原始游侠精神以“个人的浪漫情绪”使人的生命情感得以自由舒放、健康发展，使生命自由自在；以“历史的宗教情绪”使人的精神意志更加坚忍顽强、积极向上，使精神获得理性观照，走向自觉。无论是国内战争的发生，还是全民族抗战的爆发，沈从文都以一种超然的姿态将游侠精神的改造和湘西地方的振兴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思索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掘和利用这种沉潜于人民大众身上的精神力量，以及如何将游侠精神转化并运用到民族复兴大业上来。这是沈从文作为一个新文学作家，站在“重造经典”的文化战略高度，改造和张扬游侠精神的良苦用心与希望达到的预期效果。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沈从文深情歌吟、努力开掘湘西游侠精神的目的在于：寻找积淀于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深层的强悍的种族特质与雄健的人格精神，挖掘底层社会平民的文化性格中的积极因子，作为文化革新的一个精神基础，以此为立足点，遵照大

17) 沈从文. 湘西·题记[M]//沈从文散文选. 凌宇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第215、215、272、273、282页.

18) 沈从文. 湘西·题记[M]//沈从文散文选. 凌宇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第215、215、272、273、282页.

19) 沈从文. 湘西·题记[M]//沈从文散文选. 凌宇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第215、215、272、273、282页.

众文化自身的规律去变革、去更新，并与儒、释、道等上层文化精神中的积极因子共同构成新的现代民族精神，以此来改造人、改造社会、改造民族，从而实现国民人格和民族文化的重新建构。

其实，关于对湘西人雄强进取、勇武诚实、有血性等精神的表现，早就有人指出这寄寓了沈从文的价值理想，即“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23]可见，对游侠精神的开掘和张扬体现出沈从文对民族前途与国家命运的深沉忧患意识及对民族生存道路的积极探寻。沈从文的游侠精神，主要是作为那种“无个性无特性带点世故与诈气的庸碌人生观”^[24]的对立面而出现的，难怪作者要对现代世界中游侠精神的失落而大为遗憾，特别对都市人生的病态世界给以讽刺批判。但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像游侠精神这样一些民间社会的文化传统，毕竟属于过去时代的产物，其本身有着很大的自发性和盲动性，“这种游侠精神若用不得其当，自然也可以见出种种短处。或一与领导者离开，即不免在许多事上精力浪费。甚焉者即糜烂地方，尚不自知”。²⁰⁾这是沈从文在湘西游侠精神改造中加以谨慎思考之处，真正体现了他以现代意识改造侠文化的理性精神。

20) 沈从文. 湘西·凤凰[M]//沈从文散文选. 凌宇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第273页

参考文献

- 凌宇编：沈从文散文选..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四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 1984.
- 凌宇编：沈从文小说选.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 苏雪林：沈从文论（节选）[C]//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三卷（1928—1937）. 吴福辉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Abstract>

Shen Congwen's Writings and the Xiangxi's Chivalrous Cultural Spirit

Chen Fulong / Li Ou

Shen Congwen became a singer of the Xiangxi's chivalrous cultural spirit on the life road from *Biancheng* to the world. He spoke highly of the spirit and respected the real roaming swordsmen and the chivalry. The vivid description and the enthusiastic praise exist in Shen Congwen's writings, including the collections of prose, such as *the autobiography of Congwen*, *the essays of Xiangxi* and *Xiangxi*, etc., and some of his novels. The exploration and enhancement of the Xiangxi's chivalrous cultural spirit showed Shen Congwen's deep worrying consciousness of the future of Chinese nation and the destiny of China and his positive searching for the survival road of Chinese nation, and really demonstrated his rational spirit in the reform of chivalrous culture with the modern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 Shen Congwen:writings, the xiangxi's chivalrous cultural spirit, the chivalrous culture

투고일 : 2010. 1. 10. / 심사일 : 2010. 1. 15. ~ 2010. 2.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0. 2. 15.